



文匯專訪

粵語歌的動人之處，從來不止定格於黃金年代的璀璨過往。當大眾的聽覺記憶始終停留在經典老歌的溫柔濾鏡裏，新生代的粵語創作，正悄然積蓄力量、破局生長。《國樂無雙》節目中，《借過一下》《壁上觀》《Bad Boy》《傷不起》等改編舞台接連出圈，口碑與熱度雙豐收。舞台之上，歌聲滾燙，舞台背後，入行二十年的粵語填詞人三本目，終於走入大眾視野，不少網友讚譽他為「新一代詞神」。有意思的是，三本目的網名以「不是詞神」自居，接

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，他解釋說，這更多是一種清醒和自我提醒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兼容並蓄、不拘一格，無數動人音樂在此生根生長。如今在《國樂無雙》這檔節目，著名粵語填詞人劉卓輝看到了這份延續。劉卓輝在受訪時感念，在普通話、粵語之間雙向改寫、彼此活化，這讓老歌、新歌一起跳出單一樣式，生出新的情感枝桠。他也說，節目難得能可貴的是，考驗的不止是舞台幕後，也看到觀眾們對「爆改」好歌的賞識度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、俞書 浙江報道



●李宇春挑戰粵語版《下個，路口，見》。節目組供圖



●成龍演唱的粵語版《小美滿》由劉卓輝重新填寫歌詞。節目組供圖

## 突破地域體會文化交流

大眾談及粵語歌，思緒總習慣性停留在黃金年代的璀璨餘暉裏。懷舊是溫柔的濾鏡，卻也常常遮蔽了新生代的創作聲響。《國樂無雙》是一次難得的舞台契機，三本目開心作為幕後填詞人可以從隱形走向台前。倒不是迷戀星光，更多是一種被看見之後，能獲得更多合作機會的實在。也正是這檔節目的深度呈現，讓觀眾終於讀懂一首優質粵語歌的成型邏輯：從來不是簡單的湊字譜曲，而是無數次字詞斟酌、嚴苛協音磨合、細膩情緒重構的精細藝術。其中，他與新生代歌手宋亞軒合作改編的《傷不起》，成為本季節目現象級舞台，更是在B站、小紅書、抖音等社交平台持續刷屏。不同於原版熱鬧直白的網絡神曲質感，三本目從普通話、粵語來改編，將原本通俗的情愛抱怨，改寫為溫柔又堅韌的成長敘事，也為歌手宋亞軒解鎖了一場極具突破性的改編舞台。

而在諸多合作舞台中，為陳小春改編的粵語版《借過一下》，也能註解三本目的心境與創作底色。節目播出後，打動萬千聽眾，有網友說，想立馬奔赴陳小春的演唱會，現場聽一聽此曲。三本目這版粵語詞，落筆克制卻意蘊豐盈，讓人生出諸多解讀意向。而陳小春的演唱舞台，讓這份歌詞意境落地有聲、自帶故事畫面。人詞相融、情景共生，地道綿長的港樂氣韻娓娓流淌。最動人的詞作，在此刻便是歷經千帆後的溫柔通透。

## 粵語詞貼合口語聲調具韻律美感

在很長一段時間裏，行業與大眾都默認：粵語歌的正統與地道，好像只有香港人識寫。粵語填詞，確實是一門極度嚴謹、暗藏章法的音律藝術。三本目說，粵語九聲六調，字字有規矩，聲聲有分寸，唱詞必須貼合日常口語聲調，如同精準踩中節拍，造就獨一份的天然韻律美感。

「哪怕是香港頂尖的前輩，為了保住文字意境，也會適度放寬協音標準。」他坦言，表意優先、不拘泥死板格律，是業內公認的成熟創作變通。可偏見從來不講道理：同樣的藝術取舍，香港前輩落筆便是遊刃有餘的章法，換到內地詞人身上，便會頗有微詞。

身處輿論與偏見之中，三本目相信時間會說話，這些年的回頭客告訴他，行業認可、聽眾口碑，恰恰也是自己一筆一筆寫出來的。「很多人最後還是會找回我來寫，這已經說明了很多。」這份持續對抗偏見的底氣，某種程度，也和他身在廣州、不囿於傳統區域敘事的自由有關。

三本目從小浸潤於粵語歌的記憶中，於他而言，真正的粵語歌曲，不是固步自封、死守傳統，而是兼容並蓄、順勢生長。而其之所以風靡整個華語樂壇，正是因為從不排斥外來養分，大膽吸納歐美、日韓詞彙與曲風，持續豐富自身表達體系。扎根大灣區這片交融共生的土地，三本目更懂文化流動的魅力：就像粵語「埋單」從市井口語，慢慢成為全國通用的生活詞彙，生動有趣的表達，會突破地域，被大眾自然接納。

▶陳小春獻唱改編的粵語版《借過一下》。節目組供圖



●扎根大灣區這片交融共生的土地，三本目更懂文化流動的魅力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

## 既是「完美乙方」同對創作真誠

文化如此，創作亦然。廣州與香港同根同源，共屬粵語文化圈，卻擁有截然不同的城市氣質與人文底色，也滋養出兩種風格迥異的粵語詞作。身在廣州，三本目眼中的香港華洋雜處、新舊碰撞的城市特質，造就了本地詞人兼具江湖意氣與摩登質感。回到個人的創作喜好中，他自認開闊和凌厲是其一直的底色。

褪去浮誇修飾，直擊本質，是他多年錘煉而成的創作直覺。落筆自如的他，回望來路，是一段清貧又執拗的理想主義長路。入行初期，稿酬微薄、生活拮据，一邊是柴米油鹽的生計壓力，一邊是家人的不解。如何走過這漫長的困頓期，他感恩周星馳的電影讓他找到一方精神自留地：人若無夢，便如鹹魚一般。

走在理想與現實之間，先要「活下來」的三本目也笑稱自己是靠譜的「完美乙方」：明白市場規律，懂得貼合合作方需求，根據不同曲風、不同舞台調性靈活調整筆觸。但寫歌，他還是會從一首好的粵語歌出發去創作。在他看來，好歌也有標準。比如，旋律是一首歌的軀體，決定作品的流傳廣度；歌詞是一首歌的靈魂，決定作品的情感厚度。這或許也是心懷朗月、落筆真誠的三本目，改編的作品一出場就出圈的魅力所在。



●三本目與新生代歌手宋亞軒合作改編的《傷不起》出圈。節目組供圖

劉卓輝：落筆追求返璞歸真  
三本目：願花二十年破偏見

## 填詞人仍在尋找新表達

和劉卓輝聊天，很容易掉進一種港樂盛行年代的時差裏。尤其翻閱過他的《歲月如歌》一書，不同於旁人回望港樂的宏大抒情，他寫得細碎、平實，像在機場候機、在高鐵靠窗位置，慢慢跟你說起這些年旋律與人、時代與心境的變化。作為最早一批頻繁往返內地的粵語填詞人，他擁有一直在路上的機會，這也讓他自然地對車站與機場這些曾經的「離別之地」，有着最新的感受。

「現在不一樣了。」劉卓輝感慨，高鐵飛馳、航班密集、網約車隨叫隨到。「好少再有專程接機送機，告別變得輕盈，重逢也變得尋常。」他說，時代提速，消解了離愁，至於是否提高了詞人的創作難度？他有自己的看法。寫了幾十年歌，家國、理想、得失、情愛、人間掙扎，能寫的、該寫的，這些年幾乎都寫遍了。

回到當下，他追求的是一種返璞歸真的表達。「但平淡從來是最高難度。」劉卓輝也說，要平淡樸實，但很容易被聽眾覺得寡淡，如何做到質樸卻有分量、簡單卻有餘味，這就是「見山還是山」的第三重階段要做的輸出。

## 編曲字詞重構考驗聽眾接受度

《國樂無雙》此番邀請一眾詞人，在大眾熟悉的經典旋律上重新填詞，舊曲新字，瞬間換一種情緒、換一種敘事。另外，節目選用近十幾年的新生代華語作品，劉卓輝坦言，很多曲目他此前並未聽過。參與錄製的過程，對他來說更像一場沉浸式聽歌的現場。再加上常石磊坐鎮音樂總監，每首編曲都大刀闊斧重構，新意十足，也十分考驗聽眾的聽覺接受度。

節目首個舞台、成龍演唱的《小美滿》，便是劉卓輝重新填寫的粵語版歌詞。他也說，此前並未聽過這首由周深原唱的熱門作品，曲風輕快豐盈，大家都在說這是一首很火的歌曲。初聽這首歌，和自己一貫擅長填詞風格截然不同。再加上演唱者是縱橫影壇四十年的成龍，自帶傳奇底色，落筆之時，劉卓輝自認壓力不小。

最初的版本原是緊緊圍繞成龍數十年搏命拍戲的戲劇人生展開，但為了配合節目主題，他漸漸轉向普通人的日常、平凡人的細碎圓滿。最終呈現的版本，褪去少年清甜，多了歲月沉澱後的鬆弛與釋然。播出後，很多聽眾讀懂了這份舉重若輕的溫柔，這份被理解的共鳴也讓他感受到「一曲兩詞」的魅力。



●劉卓輝一直喜歡寫的是社會觀察、人間百態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

其實，華語流行音樂填詞人這個角色，就是從粵語流行音樂發展中誕生出來的職業。聊到粵語詞與普通話歌曲填詞的本質差異，劉卓輝娓娓道來，像在拆解一門獨有的時代美學。普通話創作自由度極高，聲調可變、平仄寬鬆，早年上海老歌、紅歌、上世紀八十年代原創歌曲，大多可以先詞後曲；而粵語受九聲六調、協音平仄嚴格限制，字音必須貼合日常說話聲調，大量字詞受限無法使用。正是在這樣的語言限制下，粵語填詞逐漸形成了獨特的「先曲後詞」的創作規則，填詞人在旋律、聲調與文字裏不斷尋找平衡，最終創作出屬於粵語歌曲的獨特韻味。

語言自有其思維方式和進入門檻，外地聽眾聽粵語歌，大多先愛旋律，再懂歌詞。就如同，小時候自己聽外文歌曲，基本先被音樂旋律吸引，而後等有了年歲，再聽就想去聽懂歌曲的表達。

## 口語表達是當下適配時代的選擇

回望劉卓輝的詞人生涯，《大地》《情人》《農民》《友情歲月》《歲月如歌》，一首首經典串聯起港樂最繁盛的時代。聊起一路走來的順遂與機緣，他始終覺得，遇見Beyond是自己職業生涯最大的幸運。當年狹小的錄音室裏，兩把結他、隨性哼唱，簡單純粹的創作氛圍，磨合出最契合的搭檔默契。也正是這些合作，為他後續攜手張學友、劉德華、黎明、陳奕迅等知名歌手，有了完美開端。

很多人也會好奇，寫盡經典，如何看待所謂的創作低谷。在他看來，真正的瓶頸從來不是寫不出，而是不願重複自己。他很明確，自己年輕時下筆就偏成熟，三十歲寫《情人》、中年寫《歲月如歌》。如今，他特別佩服那些年長仍能寫出少年心境的創作者，回到自己，既不願去刻寫年輕，也不想反覆套路化書寫。尤其環視當下樂壇十之八九都是情歌，他一直喜歡寫的是社會觀察、人間百態，但這類歌曲現在較為小眾，往往市場熱度不高。

談及詞人代際更迭，他不認同「年輕詞人口語化等於沒功底」的偏見。真正的文字創作者，一定會有自己的方式去吸收養分，不管是讀書、聽歌，甚至是看動漫。只是在流行音樂裏，口語表達也是當下適配時代的選擇，絕非只是淺薄。

劉卓輝在新舊旋律之間，感嘆當下最難寫的是歲月與平常之間，但他還是想多寫那些樸素尋常，卻依舊有重量的歌詞。慢慢寫、着急寫，都得。他說，重要是寫的那份心境，還有持續的舞台機會。



●劉卓輝曾填寫多首膾炙人口的歌詞。節目組供圖